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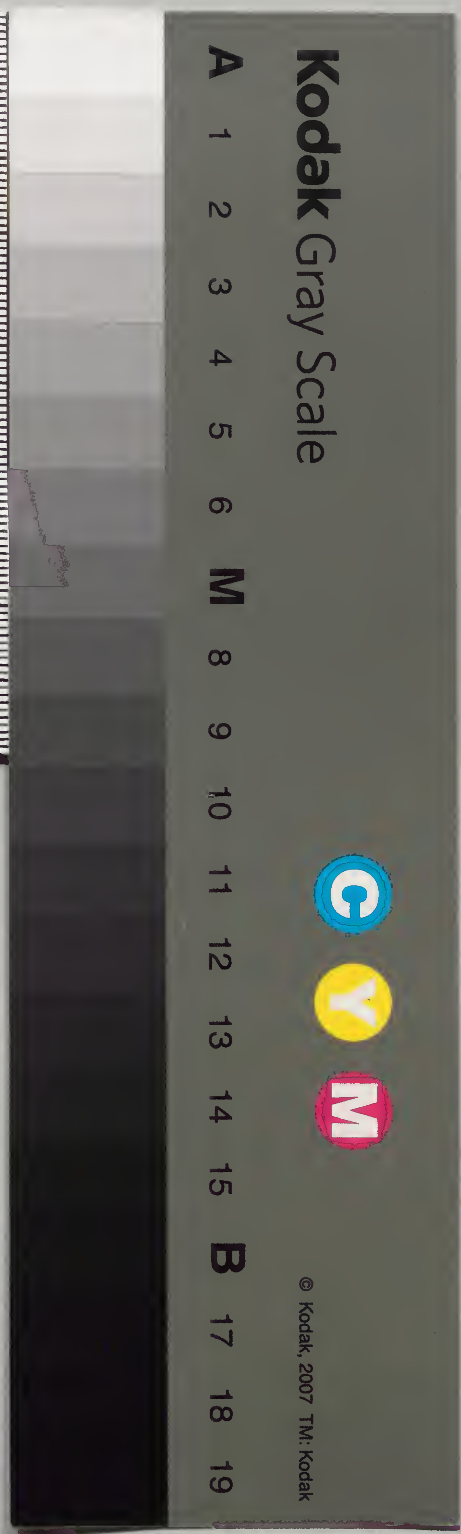
三三八〇番

農商務省  
漢書圖  
第 三 冊  
號 〇 三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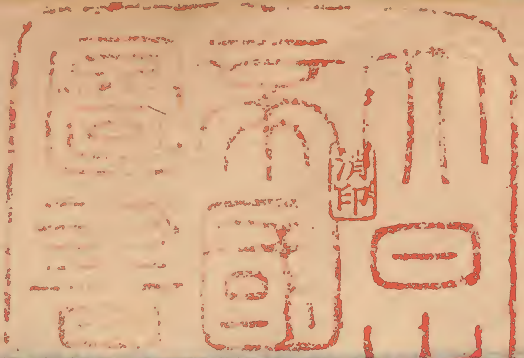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1010  
函架冊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書類  
1010  
函架冊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0
冊數	30 ( 29 )
函號	280 53







魏書卷一百九

明治十二年購求

魏書卷一百九

樂志五第十四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州之物緣喜怒之心

設哀樂之器蕢桴鞀籥其來自久伏羲結琴農皇制瑟垂鐘和磬

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

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莢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

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沽洗

為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

可得而降矣函鐘為宮大簇為角沽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

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

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



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  
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  
者不亂則無愆懣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  
樂興焉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  
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鞅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  
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  
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僞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蔑

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  
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  
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  
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  
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  
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  
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畢上書切諫丙強  
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  
頗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  
魏武旣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  
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今古而阮咸譏之  
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



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旣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朔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曾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太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

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脩雜伎造五兵角觥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趨緣



撞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鍾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爲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官議定其字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脩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

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寔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



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反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定治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聞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

十月尚書李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旣草泐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推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岵廓寧宇内凶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寔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



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  
崧灑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褻落金石虛  
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  
理謹卽廣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  
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  
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翔若  
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  
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  
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  
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  
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  
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

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徽雅神賞入微滌讚  
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  
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  
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閣申請今之所須求依  
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  
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  
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  
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  
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  
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  
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  
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



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脩管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待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

元湯武所以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  
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妙至  
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  
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  
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眊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  
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  
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  
忝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  
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  
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  
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  
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

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  
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  
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  
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  
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微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  
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  
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  
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  
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微濁而宮清雖  
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  
其角商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  
中呂爲十二之竅疑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



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

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整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旣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



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竒哉但仲儒自省虜淺才非一足正可  
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  
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  
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用舊之  
旨輒持已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  
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  
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  
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  
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管理金石永熙二  
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

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拊搏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  
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于戚所以比其形  
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  
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公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  
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  
地緯九戎荐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  
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一統  
之運帝圖旣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  
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  
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  
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



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  
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  
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  
樂器責問太樂前  
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若所造六  
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  
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沽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  
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  
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  
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  
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兩鐘爲宮太簇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爲宮大  
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

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  
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  
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  
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  
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  
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  
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卽  
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  
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  
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  
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



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圓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圓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

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



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  
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  
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  
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  
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  
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  
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  
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卽五  
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喪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  
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  
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  
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

奏永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旣成臣等  
思鐘磬各四瓠罇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  
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  
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凝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  
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  
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卽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  
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  
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  
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  
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  
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袂黑韋鞮文舞無羽  
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



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  
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  
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  
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  
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  
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内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  
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  
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  
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  
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  
等以愚昧參厠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  
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營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

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  
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  
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曰大  
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  
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字奕世  
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  
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  
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  
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  
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  
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  
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



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初侍中崔光臨淮王或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多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

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左等焉

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左等焉

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左等焉







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饑帝以饑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比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

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疏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卽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脩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麤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



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環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脩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疆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鍍以紫金鏤以白

銀範圍擬載吐耀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遷言劉或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旣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



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

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贛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



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時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二口給地一畝以爲

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一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



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浚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

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頌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開甚多餒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鉞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纈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者



皆有差十二年詔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  
分之二京都度市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  
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  
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  
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  
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  
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  
不爲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  
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卽位之後復以河  
阿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  
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

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群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  
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  
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  
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  
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  
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旣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  
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  
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  
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  
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



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二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八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

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



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關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剗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羸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剗木爲舟用輿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總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

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脩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實廣一爾斲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脩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效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

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饑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



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卽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疆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疆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余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統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

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徃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治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遺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



質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  
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  
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  
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無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  
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  
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  
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剗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  
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  
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  
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  
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

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  
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  
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鑲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  
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  
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  
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  
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之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  
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  
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  
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  
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  
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



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人出布猶泉也其藏  
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  
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垂商連邦  
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  
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  
貿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  
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  
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  
爲用貫緼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  
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  
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鑿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  
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

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  
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旣欲均齊物品屢  
并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  
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  
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河南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  
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  
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  
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旣有  
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  
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  
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年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  
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



百利之所在盜鑄彌眾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  
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  
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  
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  
此為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  
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  
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  
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  
之錢若卽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  
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食貨志六第十五終

魏書卷一百一十 食貨志六第十五終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刑罰志七第十六

二儀既判壹雍本作彙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  
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  
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  
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  
下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不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  
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售災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  
五百劓墨各千段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  
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

及古周 經



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耆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  
耄命呂侯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汜問與衆  
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  
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  
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  
於凝脂姦僞並生赭衣塞路獄汗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  
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  
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  
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  
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  
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  
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  
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  
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  
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鈇左右趾者  
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  
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  
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  
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



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  
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  
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  
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  
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  
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  
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  
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初勿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

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  
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  
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  
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褻頓刑罰頗爲濫酷

太宗卽位脩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  
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旣練精庶事爲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卽位以刑禁重神席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  
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  
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投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爲蠱毒者男女皆  
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  
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閭閻女子入春橐其固疾不  
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



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  
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  
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  
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  
人有窮寃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  
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者  
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  
免而不耻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  
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  
外昧且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  
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也郡充實並脩農戍孝宣因  
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

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止刑皆可從徙雖舉家  
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  
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  
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  
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  
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  
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  
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

### 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  
酒致酗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



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賊二文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卽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

### 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爲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囚罔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因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爲之制其捶用荆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



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  
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陪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  
制防之雖峻陷者深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媾  
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爲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  
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  
防誼闕於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  
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脩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  
參議厥衷經御刑定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  
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  
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  
圍復以繩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

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  
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  
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  
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跼踖賂謁之路殆絕帝哀矜  
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  
不過五六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  
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  
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  
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坐無太半之校罪有  
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刑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  
參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其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卽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柳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聲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聞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柳杖之非度愍

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柳鎖流徙已上增以桎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恒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柳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桎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柳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疆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柳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



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邢  
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勲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  
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  
難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爲永制詔議律之  
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爲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  
資復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卽甄削便同之除名  
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  
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  
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  
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  
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  
同元倫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既

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遭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  
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爲幸然反逆  
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  
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賂小愆寇  
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  
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  
孥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  
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况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既  
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  
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鄆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  
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



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為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均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為深準律斟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真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

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沈沈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為乖當如臣均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一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滅之降從彊盜之一科



從令謀殺之與疆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下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得良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旣一爲婢賣與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墓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坐母孝誠可嘉便可

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鞠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甲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系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旣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爲搥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官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旣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



下隳國法於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宿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訐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旣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真僞未分承刑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裴延儁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

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亦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關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比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旣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碁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旣懷醜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寅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

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  
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怨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斯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三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關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



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鬪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闕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其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甚親相隱之謂凡罪况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

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愆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脩義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微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况出適之妹豐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



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禦招引  
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  
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本  
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  
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余朱擅權輕重肆意  
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  
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  
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  
妻子配驛從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  
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  
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糺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

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  
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  
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  
名國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  
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  
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  
末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創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入  
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神降如以公平肅然大烈其風至我中法今歲即四載映命矣  
天平必豐得草匪百后冬不奉去資龍公并興味齊文襄王人  
末臨災之

肅肅非益之人悉非對今以地可憲無對匪非不許棄本災  
復用各百后亦不宜日臨茲融令引肅肅悲烈之願望文之願其  
各園育常輯至收青災輟越劫絲如匪與垂言固博如薄訓報  
三章天下謂漸漆酒止既率土民輒無時昏于幹禁小人舉罪家  
昔矣以爲托平之美義非省既刻畫之樂必由刻畫以並  
封結熾結更融志令滋薄益知多非也臨不融而亦融也與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靈徵志八上第十七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務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脩政  
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  
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  
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  
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  
後災祥小大總爲靈徵志

地震

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者臣下彊盛將動  
而爲害之應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盡搖動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師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兗二州地震

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河東地震

高祖延興四年五月鴈門岫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

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

五月統萬鎮地震有聲如雷

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四年正月雍州氏民齊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兗州地震四年十月蘭陵民桓富反殺其縣令

七月丁卯并州地震有聲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十月丁卯京師地震五年二月沙門法秀謀反

四年五月己酉并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聲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聲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聲

六月甲子東雍州地震有聲

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聲

閏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聲

三月壬子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衆保謀反

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東萊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處有

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

四月乙未營州地震十二月桓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誅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營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并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涼州地震

壬申并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巳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

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地震

六月乙巳京師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恒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秦州沙門劉光秀謀

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聲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恒定二州地震殷殷有聲

十月己巳恒州地震有聲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  
時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  
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後  
朱榮彊擅之徵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師地震東北有聲

二年三月己未濟州地震有聲

關月丙戌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 歟城縣自延昌二年四  
月地震於今不止余朱榮朱徵也

四年正月癸丑華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地震從東北來

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聲耳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五年莫折念生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靜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

七年夏并州鄉郡地震

山崩

鴻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



所也

太祖天錫六年春三月恒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其占曰山嶽配天猶諸侯之係天子山嶽崩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將滅之應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齊州山在縣太陰山崩飛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恒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恒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巳兗州土言泰山崩頽石湧泉十七處泰山帝王告成封禪之所也而山崩泉湧陽黜而陰盛岱又齊地也天意若曰當有繼齊而興受禪讓者齊代魏之徵也

大風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濳厥異風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甲午京師大風五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

十一月丙午又大風五年河西叛胡曹龍張大頭等各領部衆二萬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會而大風晦冥乃罷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師大風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師大風

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三月河西飢胡反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

蓋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宮墻倒殺數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



真君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丈餘四月庚辰沮渠無諱  
寇張掖禿髮保周屯于刪丹嶺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師大風晦冥

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風

三年六月壬辰相州大風從西上來發屋折樹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風

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暴風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六州暴風

九年六月庚戌濟洛肆相四州及靈丘廣昌鎮暴風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屋拔樹

六月壬申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師大風拔樹發屋

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風拔樹

閏月庚申河州暴風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風殺一百六十一人

三年閏月甲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吹折閭闔門關

九月丙辰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平陽大風拔樹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於柔玄鎮蓋地一頃所過拔  
樹甲辰至於營州東入於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師大風



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師大風拔樹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  
愉據州反

三年五月己亥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拔樹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師暴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樹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大雨自辛酉至於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師暴風大雨發屋拔樹

四年四月辛巳京師大風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昌門扉壞永寧九

層橙折於時天下所在兵亂

前廢帝普泰元年夏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地

孝靜武定七年三月潁川大風

大水

鴻範論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稽積盛彊生水雨之災也

太祖天錫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內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師水溢壞民廬舍數百家

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

二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司州之潁川汲郡



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州樂陵之隰沃縣

流漂一百五十二人

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壽春大水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泥溢壞三百餘家

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州大水

與和四年滄州大水

湧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湧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鴈門泉水穿石湧出

前廢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占曰民遷流之象永

熙三年十月都遷於鄴

孝靜天平四年七月泰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鴻範論曰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轉而為雹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高祖延興四年四月庚午涇州大雹傷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青齊徐兖大風雹

八月庚申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

癸未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圓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殺麀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雨雹草木稼雉兔皆死

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司兗至徐州而止廣十

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齊濟二州大雹雨雪

永平二年五月庚子南秦廣業郡大雨雹殺鳥獸禾稼

雪

鴻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恒雨也然尤甚焉夫雨陰也

雪又陰也大雪者陰之稽積盛甚也一曰與大水同冬故為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

真君八年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是時為政嚴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師大風雨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風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肅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鎮大雪

霜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

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州霽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霽霜殺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霽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鎮並大霜禾豆盡死

六年四月潁川郡霽霜

七年三月肆州風霜殺菽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霽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靈丘廣昌鎮霽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霽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霽霜殺草

六月丁亥建興郡霽霜殺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頓暴風霽霜

二年三月辛亥齊州霽霜殺桑麥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霽霜殺桑麥

辛巳青州霽霜殺桑麥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霽霜

六月辛卯懷朔鎮霽霜

七月戊辰東秦州霽霜

八月庚子河州霽霜殺稼

二年四月齊州霽霜

五月壬申恒汾二州霽霜殺稼

七月辛巳幽岐二州霽霜

乙未敦煌霽霜

戊戌恒州霽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霽霜

四年三月乙丑函州頻霽霜

四月乙卯敦煌頻霽霜

八月河州霽霜

永平元年三月乙酉岐幽二州霽霜

巳丑并州霽霜

四月戊午敦煌霽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鎮霽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霽霜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無雲而雷

鴻範論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託

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

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

二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巳酉有聲起東北南引殷殷如雷一鼓而止

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雷

鴻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  
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節  
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猶國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  
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世祖神麿元年十月巳酉雨雷電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電城內盡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涼州雷七發聲

三年十二月己巳夜雷九發聲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齊荆朔四州雷電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丘明謂展氏有隱慝焉劉向以為夷伯世大

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太祖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衝車以殿

東西兩序屋毀之帝竟暴崩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鳩尾

霧

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

四者皆失則區賚無識故其咎霧

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雨土如霧下洛陽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六日不聞到甲夜仍復

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人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黃霧雨土覆地



八月巳酉濁氣四塞

四年八月辛巳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

正如二年正月巳丑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霧四塞

九月壬申黑霧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黃霧蔽塞時高肇以外戚見寵兄弟受封同

漢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

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高祖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

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柰樹花

火不炎上

鴻範論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內大火官私廬舍焚燒略盡唯有

東西二寺佛圖像舍火獨不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內沁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

乃滅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恒岳祠災



肅宗正光元年五月鈎盾禁災

孝昌二年夏幽州道縣地然

三年春瀛州城內大火燒三千餘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渤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三月并州三級寺南門災

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閭闔門東闕火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黑眚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渴悉隣反於北平

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略里掩東陽城上昏暗如夜既而東陽城潰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氣四塞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二千

赤眚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爲黃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廣八九尺食頃乃滅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氣見於天自卯至戌

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爛東西一匹餘北鎮反亂之徵

五年五月癸酉申時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爛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丈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終有幽崩之禍

孝靜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時東方有赤氣可三丈餘三食頃而滅

青眚

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四尺東頭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黃雲如山峯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二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帝執崩

之徵也

夜妖

班固說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螾蟧之孽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巳晦

八月甲辰晝晦

人疴

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爲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疴疴病貌言寢深也

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餘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冲奏定州中山郡毋極縣民李班



虎女獻容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長一尺二寸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并州表送祁縣民韓僧真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靈太后令付掖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

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一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爲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金診

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四有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願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毛一

龍虵之孽

鴻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恃人倫上亂天道必有篡殺之禍



世祖神麀三年三月有白龍一見于京師家人井中  
真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于京師家人井中龍神物也而屈  
於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  
下而出魏衰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其中久不去莊帝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於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  
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建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已  
爲治未足恃此爲慶

馬禍

鴻範論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也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遼西有駒鬃馬一尺四寸

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爲蟲人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蠅長五  
寸已下大如櫟

牛禍

鴻範論易曰坤爲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爲怪一曰牛禍其象宗  
廟將滅一曰轉輪煩則牛生禍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生犢一頭二面三口三  
目三耳

羊禍

鴻範論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  
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鎮送羊羔一頭兩身八脚  
二年正月鄯善鎮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豕禍

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  
豕身者邑且亂亡

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主讓未有猪生子  
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犬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猪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  
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雞禍

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雞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  
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與  
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雞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席衆家雞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  
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

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黃雌雞頭上肉角

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晃家雞雄雌二各頭上生兩



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羽蟲之孽

鴻範論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

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獲禿鷲具於殿內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

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之

蝗蟲螟

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興師動眾取邑治城而失眾心則蟲為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鎮蝗秋稼略盡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好妨害稼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好妨害稼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好妨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鎮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徐兗光南青六州好妨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麥無遺

五月光州好妨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東萊郡好妨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青政官  
文庫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八月涇州黃鼠蝗蟲班蟲河州野妨班蟲涼州司州恒農郡蝗蟲並為災

永平元年六月巳巳涼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七月蝗蟲京師野妨

八月青徐光三州野妨害稼三分食二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州野妨害稼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鬪長六十步廣四寸

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劉彧兗州刺史畢眾敬遣

使內屬詔鎮南大將軍尉元納之大破賊將尉凱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張萬壽表建興漢澤縣民賈日成

以去四月中養蠶有絲網成幕中有卷物似絹帶長四尺廣三寸薄上復得黃繭二狀如履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庭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入

毛蟲之孽

謂變常而為異也

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卧於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蚘蟬白鹿盡渡河北後一年河水赤如血此衛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類悉投之河中其地遂空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碓石曹旋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豹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行多



不正之徵也

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髮者使崇訓衛尉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瑞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割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榼嶺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三

六月平城獲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鼯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

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元年八月鴈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